

# "新"拍应县木塔 提供情绪价值

徐逸瞳



Vlog 短片《塔语千年》截图

故乡山西一直是我心心念念的一缕浓重乡愁。每当灵感萌生,就立刻找机会前往,用视频形式记录下和故乡的故事。

此前,我从大学时代到央媒就职,再到辞职继续从事导演工作,以故乡题材创作的《鹊》(皇城相府)、《遗城守艺》(平遥)、《传承》(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9位代表性人物)、《回到太原》(天龙山石窟)、《茶路无尽》(晋商博物院)、《零度记忆》(太原记忆)、《含龙量最高的城市,“龙城”太原》(龙年龙城龙元素),都让我对家乡这片文化沃土产生了越来越深的迷恋。值得欣慰的是,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得到业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,各种奖项和观众留言,给了我很多支持和肯定;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、太原市文旅局和太原市文化产业协会还授予我“十佳文化使者”称号。

我最新发布的Vlog短片《塔语千年》,呈现的是“世界三大奇塔”之一的应县木塔。

我曾跨越万里看世界,去寻访过世界的另两座奇塔—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和法国的埃菲尔铁塔。

比萨斜塔以“斜”著称,从开建不久,就在斜与正的方案和落实中,争论着、推进着、修复着,似乎是一个富于哲学色彩命题和科学传奇故事的宗教混合体存在,尤其因为著名物理学

家伽利略和自由落体实验的那两只铁球故事,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。我到比萨斜塔的时候,还充满了玩性,在塔前翻跟头,连着打了几个滚儿,以这种中国式游戏,表达了中国Z世代(指1995—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)青年对比萨斜塔的致敬。在法国看埃菲尔铁塔的时候,天气已冷,塞纳河畔的寒风,清新而凛冽。为了和这座巨塔比高,我还特意仰拍了几张自己和塔的合影。

应县木塔是我魂牵梦萦拜访的世界著名古建。去之前做了不少功课,尤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那句“临走真是不放心,生怕一别即永诀”,更增添了我的敬慕和向往之心。

今年夏天得空,我乘高铁从北京到了应县,直奔木塔。那两天我绕着木塔及周边,不停地转啊看啊,好奇、倾慕,触摸千年时光留痕,爱不释手;仰望风格色彩各异的匾额,目不暇接;更有那密密匝匝的麻燕翻飞,无止无歇,不知疲倦,几乎停不下来。是有多大的魔力,让这些箭一般迅捷的精灵,留恋痴迷,以此为巢,即便外面多么精彩,世界奇妙变幻,绝不舍此而去、另栖他枝?

三大奇塔居其一,历尽万劫何其稳。放眼千年谁知味,几缕风沙几粒尘。应县木塔的历史变迁、天造地设、巧思妙构、宗教特色、传说故事、

修复争议、维护举措,历代名家大家的言论专著,汗牛充栋;文人骚客的诗文吟唱,不绝于耳;中外游客的记述留言,数不胜数……作为一名“90后”青年导演,我能为受众提供什么呢?我想了半天,定位为:情绪价值。

满足“新”渴求。我身着马面裙,以第一视角开始重新打量这座旷世瑰宝、人间杰作。在景区东门外有一片原住民街区,现在鲜有人住,而一棵倔强的古树见证了这些居民与木塔的关系,也见证了居民的生活变迁;无人机拍摄,拍到了麻燕和飞鸽栖息嬉戏在榫卯木构间的细节……

释放“新”压力。拜访古建,最常见的抒发思古幽情。我在本视频中,除了古建本身给人的遐想,还多次出现古塔猫的身影,或徜徉漫步,处变不惊;或呼呼大睡,任尔东西南北风;或环顾左右,熙来攘往的芸芸众生滚滚红尘……相信每一位游客看到古塔猫,都会有一种活泼泼的温暖,甚至也用手机、相机做片段的记录,但我把它们集中呈现,挖掘荟萃最传神的时刻,让古塔“活”起来,抚慰游客驿动的心灵。

体悟“新”感觉。古塔的温度从何而来?我用最直接的方式——紧闭双眼拥抱木柱,实现了古与今、人与古塔、思绪与实体的体温相接、心灵感应;我用手指在斑驳沧桑的擎天巨柱柱底缝隙轻轻划过,感悟木塔历经地震动荡和炮火洗礼,千年屹立的松弛感;用绿叶做前景看古塔的静穆巍峨和麻燕的疾飞穿梭;在实时计时打卡钟表前留影,感受时光匆匆流逝的残忍和亘古绵延的慈悲……

情绪价值,是当代人的共性需求,尤其是Z世代趋之若鹜的角逐乐趣所在。一个两分多钟Vlog短片的年轻态表达,也许容量还很有限,那到底还有什么“新”情绪价值的满足呢?还是由受众去评判和激发吧。

## 谈艺录

东坡翁有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之语,乃文人爱竹之名句。竹之可爱,不在其色,而在其形,在其气。此气无它,乃清气也。

作为北方人,我见到竹子是很久以后的事情,最早见到竹子是在长兄的《芥子园画谱》中,一种是双钩的斑竹,一种是写意的墨竹。见不到竹,便用像竹的草木代替,也逐渐爱上了这些草木。第一种是芦苇。芦苇有野生的小芦苇,高仅尺余,生命力极为顽强。旧居窑洞后边有一片坡地,每年种洋芋,而芦苇经常破土而出,与洋芋争地。因此故,我经常到地里拔芦苇。我其实不想拔掉它们,就是想经常看看芦苇在风中摇曳的样子,像欣赏一幅写意画。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芦苇,十分壮观,高两三尺,潇潇有竹林之意。这种芦苇,一是用来编炕席,再一个则用其叶子包粽子。那时见过边寿民画的《芦雁图》,看过便手痒,自己也画芦苇,却不曾画过大雁。发小来锁送过我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,封面已破烂,我便自己包了个皮,在上面画了一幅“芦苇麻雀图”,有点徐悲鸿的痕迹,至今保存。仔细想来,我画芦苇意不在芦苇,其实是对竹子的向往。还有一些小草,如节节草、牛筋草等,也因其叶子与竹子多少有点相似,偶尔画过它们。

## 余墨拈来画竹竿

杨吉平

后来上学,在临汾市见到了竹子,但却非常细小,完全不是郑板桥笔下的样子。而《芥子园画谱》的竹子又都是叶子下垂的模样,以致我怀疑平阳的竹子是否真正的竹子。后所住院中多处种上了竹子,遂每日于清晨锻炼时细细观察,从春笋开始萌发,至秋日叶梢稍黄,乃至风竹雨竹,皆有所见。此后,每有发现,便急急归而默写,所画渐有生意。自此知竹之初发,笋辄如箭发,始生叶而细叶上挺,所谓交人字者盖此。叶渐老而始下垂,但也分品种,有老而依然挺然向上者。遇雨枝叶变重,老叶下垂明显,此则画谱所见者也。自此,知画竹当写竹之生气,亦如同学当面对名师,写竹者非写竹也,乃写人也。

自宋文与可始,文人多画竹,近世以郑板桥名声最大,而金农亦善画此物,且多有题咏,曾戏谑地写道:“居无竹,长俗也。食无肉,长瘦也。是日,西廊分种修篁七竿,适有客餽豚蹄者,予得肥肉,坐竹中,居然不俗不瘦之人矣。”

东坡老是宁可无肉,不可无竹,冬心先生则是又要居有竹,还要食有肉,好事全占,大名全享。他说:“虚心高节,久而不改其操,竹之美德也。”不拘小节,爱憎分明,豁然旷达,高蹈不俗,可谓人如其竹,竹如其人。

前数年,侯马学者黄卫东兄言赠我小竹数丛让我栽种,然我自知种花莳草非己所长,乃婉谢。种竹不成而画竹,偶有所成便自得。2016年,闻风雨而写雨竹一帧,并题一绝云:余墨拈来画竹竿,清姿倩影自翩翩。秋风吹过春风至,敢遣诗情上笔端。

我之爱竹一如冬心先生,而功力才情皆不逮,而食肉爱竹则一也。盖竹之大德乃在其清风高节,洒脱不羁,乃草木中之君子也。

## 非遗技艺“打铁花”

李泓伯

“铁树银花落,万点星辰开。”在晋城市司徒小镇,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——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年绝技“打铁花”精彩上演。

打铁花,是流传于豫晋地区的大型民间传统焰火,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;是中国古代匠师们在铸造器皿过程中发现的一种民俗文化表演技艺,始于北宋,盛于明清,已有千余年历史。

舞台上,几座高大的假山静静矗立,随着一阵低沉的乐声,舞台剧演员缓缓动作,匠人们也开始忙碌起来,他们身着单薄的护身服,头戴斗笠,手持铁棒与铁勺,神情专注而庄严。

火炉中的铁块在烈火的炙烤下渐渐融化,化作一汪金黄色的铁水,闪烁着诱人的光芒。这不仅是金属的熔炼,更是匠人心血的凝聚,是他们对技艺的极致追求。突然,音乐到了高潮,几位匠人猛地舀起一勺

铁水,用力向空中抛去,同时挥动另一只手中的铁棒,准确地击打在铁水上。瞬间,铁水从地面冲向高空,在头顶迅速炸裂开来,化作无数细小的火花,转瞬即逝,又似烟花般璀璨绽放,灿烂夺目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凝固,所有的目光都被这绚烂的景象所吸引,无比震撼。

打铁花之美,不仅在于其外在的绚丽与壮观,更在于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底蕴与匠人精神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,打铁花仿佛是一股清流,让人们在喧嚣与浮躁中找到了片刻的纯粹与美好,它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形式,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弘扬,是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与向往。

匠人们以铁为笔,以火为墨,以不畏艰辛的匠心独运,绘就了传统文化的壮丽画卷。每一次敲击,都铸就了铁花的绚烂灵魂,匠人精神也在这瞬间得以永恒。



打铁花(资料图)



打铁花(作者供图)